

抗战时期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新论

宋青红 曹凤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1944年秋,国民政府发起一场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得到妇女界积极响应,知识女青年理解国家总动员之迫切,“杀敌报国,妇女有责”,她们突破传统的樊篱和束缚,积极从军,这场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并不像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很快归于沉寂。事实上,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女青年从军问题的热议,社会各界围绕知识女青年是否具有从军能力以及从军标准与服务范围等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这场运动有效地宣传妇女服役和男女平等的基本观念,为妇女参军从政、从事社会职业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也改变着社会对妇女从军的偏见和歧视,有助于提高社会各界对男女性别方面的新认识。不过,知识女青年在前线所从事的仍然是救护、政工、通讯、缝纫及文书等辅助性的工作,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关键词:知识女青年;妇女从军;性别视角;抗战后期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1-0039-14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104

对于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学术界已涉及知识青年爱国热情、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的党团关系、知识青年关于抗战与建国关系等相关问题,对于知识青年编制、青年参军动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对国军素质的积极作用等也作了相关研究,但其研究范围多限于知识男青年,而以抗战时期知识女青年为主体的研究偏少。该领域的有些学者认为这场运动很快归于沉寂^[1],然笔者据相关史料发现,抗战后期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并未“很快沉寂”。本文拟从社会性别视角切入,围绕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引起的社会反响与争议,重新探讨这场从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一、战时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概貌

(一)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兴起

收稿日期:2020-09-15

作者简介:宋青红(1982—),女,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民国史研究;

曹凤(1996—),女,上海理工大学2019年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2019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近代留美女学生群体研究”(2019BLS011)。

1944年下半年,日军大举进攻黔桂,国民政府军事溃败,政治恶化。面对空前的内外压力,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10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2]2-5}。依据《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第二项第二款^[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办法》,规定知识女青年从军名额暂定两千名,指定重庆、成都等五处为征集区域。征集标准为:知识女青年满18岁至35岁且无子女负累者,受中等以上教育或具有相当程度者,体格健全者;服务范围暂定救护、政工、通讯、缝纫及文书等项;服务年限定为两年,未到期或在奉令复员之前,不得自由离队;在待遇方面,知识女青年服务队队员之征集费用、待遇及优待办法与远征军战列兵同^{[4]41-42}。由此,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正式开始。

1944年10月21日,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由《妇女月刊》社暂代报名登记^{[5]58-63},当即有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陈逸云、唐国桢、张岫岚、庄静及其他女知识青年等17人率先报名,其次热烈参加者就是重庆附近各中等学校女青年,“在整个的报名从军中,各中等学校的女青年始终居于第一位”^{[5]58-63}。重庆中政学校女同学15人及北平某校女生报名单寄来,亦询问报名情况^[6]。她们有中学程度者,有大学程度者,身份有学生、教员、护士、公务员及家庭妇女等,年龄13岁至64岁均有,以20岁至25岁者居多,籍贯多为四川、湖南两省^{[5]58-63}。

1944年10月25日,费侠、吕晓道、徐闾瑞等人,特邀请妇女界领袖及热心人士沈慧莲、吕云章、伍智梅、朱纶、张岫岚、熊芷、王秀卿、黄佩兰、朱保良、唐国桢、庄静、赵丽楣、冯碧华、毛淑清等数十人,讨论推动妇女从军运动,“情绪极为热烈”,决定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志愿从军促进会,“拟征求十万妇女从军”^[7]。

1944年10月底,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邀集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及学校女生代表,商讨知识女青年从军事宜。重庆市36个单位,代表50余人,表示尽力响应政府号召,发动知识女青年从军^[8]。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她们建议:1.工作:军民合作、军需情报、通讯、救护卫生及其他服务工作。2.资格:年满18岁以上,35岁以下,高中毕业程度,身体强健。3.组织:妇女队应是政府军队之一部,为便于管理工作起见,应有独立编制,其名称为:“远征军妇女队”。4.训练:分干部训练与队员训练:干部训练应与远征军干部训练同时举行,并施以严格军事训练。5.工作分发:视人数之多寡组织若干队,分派在远征军服务与政治配合工作,以师为工作单位。6.请于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中,增设女性委员若干人。7.请指定报名地点并派人办理^{[9]32}。

1944年10月30日,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市妇女会、重庆市立女中、妇女慰劳总会、陪都妇女福利社等五团体负责筹备召集联席会议^[8]。1944年11月4日,为响应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到各界妇女50余人,讨论知识女青年从军问题,涉及以下方面:妇女从军与服务工作并重;妇女服务工作范围应予以扩大;注意征用技术人才;统一组训机构与领导权;各省市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需增设妇女名额^{[10]44}。

1944年11月12日,《妇女月刊》社通知在该社报名从军的数百知识女青年集合,组织参加孙中山诞辰庆祝大会及从军宣传大游行,“路人目睹此舍身报国之女性行列,均为感动起敬”^{[10]44}。同日,陪都各界妇女召开中国妇女志愿从军促进筹备会,到各界妇女50余人,由徐闾瑞主持,推定黎剑虹、吕云章、伍智梅、费侠、徐闾瑞等五人负责起草组织规程及工作大纲,并筹备成立大会^{[10]44}。

11月12日,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奉中央颁发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与管理办法等,并令增设一女青年科,办理女青年征集事宜,加聘倪裴君、王履冰、王仪贞、傅伯群、沈慧莲、漆承一为委员,科长由倪裴君兼任,副科长由王履冰兼任,“旋即正式成立,开始征集女青年”^[11]。12月1日,《妇女月刊》社便办理移转手续,将全部名册移交重庆市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并通知各报名知识女青年将申请登记表,体格检查表,及学业或职业证明书等寄给重庆市征集委员会,办理一切手续^{[5]58-63}。

“以后有关体格检查等问题,由重庆市征集委员会女青年科办理”^{[10]44}。12月1日,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共有知识女青年363人前来登记处报名^[12]。

1944年12月2日,重庆市妇女会召开陪都各界妇女座谈会,商讨知识女青年从军及筹备陪都抗战子女教养院等问题,到各界知识女青年暨抗战二百余人,由傅伯群主持,方治、林柴贵、张岫岚、黄佩兰等相继发表意见,就知识女青年军中工作性质多所发挥^[13]。

1944年12月3日,重庆妇女界费侠、吕云章、沈慧莲、黎剑虹、倪斐君、唐国桢、张蔼真、熊芷等80人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志愿从军促进会成立大会,徐闾瑞致开会词,吕晓道报告筹备经过。社会部代表苏恕诚致辞:号召全国知识女青年从军,立即满足志愿军中知识女青年名额;发动全国妇女为战士服务;号召全国妇女鼓励丈夫、子弟、亲友从军,并多予以精神安慰。大会经讨论会章,宣读宣言草案,最后选举理监事^[14]。选举许斌、朱剑霞、黄洁、黄佩兰、傅伯群、李湘兰、陶寄天、吴瑞燕、赵丽楣、罗衡、林范文、漆承一、华柏、任之万、朱保良、张蔼真、熊芷、沈慧莲、刘巨全、包德明、唐国桢、庄静、伍智梅、朱纶、吕晓道、徐闾瑞、吕云章、费侠等28人为理事,盛方、南洁民、劳君展、陈素兰、胡惇五、徐芳、黄翠凤、倪斐君、任培道、钱用和、张维桢、伍慕英、谢兰玉、陈纪彝等14人为监事^{[15]41-42}。

(二) 知识女青年踊跃报名从军

1944年10月29日,《妇女共鸣》社邀请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举行知识青年从军座谈会,讨论“如何响应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到场者有赵老太太、周老太太、吕云章、庄静、张岫岚及女公务员、女学生等百余人,由该社社长陈逸云任主席^[8]。讨论大纲包括:知识青年从军的意义;如何鼓励男青年踊跃从军;如何鼓励知识女青年参加军中服务;军中服务意义;军中服务办法,包括妇女从军的工作范围、服务年限、待遇问题、年龄问题、量与质的问题等^{[16]29-36}。经讨论,她们认为工作范围应扩大,除救护、缝纫、文书外,应加入交通、电讯等项^[8]。当日,妇女共鸣社还举行了知识女青年从军座谈会,请李唯举演讲英国妇女战时工作情形^[17]。

重庆知识女青年踊跃报名从军。1944年10月底,重庆市南泉卫生站护士高珞琳母亲赴青年服务社报名从军,为南泉响应从军运动中之第一位女性^[8]。重庆政校从军潮掀起后,法政系三年级同学雷观成,经济系二年级同学雷观新,兄妹二人相约请缨,“一时传为佳话”^[18]。1944年10月24日,知识女青年往《妇女月刊》社报名从军者,有张新舱、金淑琴、王真、杨英、胡苔、葛代山、贺益珍、许通儒、胡琳、单世英、陈开慧、江思敏、黄亚利、杨春华、万文镜、邱佩芳、唐挽中、熊大猷、徐忠、王淑涛、晏萍、陈幼敏、王宪清、何敏、陈晞等25人^[19]。于是妇女界决定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志愿从军促进会,“拟征求十万妇女从军”^[7]。1944年10月25日,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公路局女职员卜昭第、张展、梁瑛、姜瑚英等人,申请登记从军^[20]。

10月25日,到《妇女月刊》社报名服役者新增109人,有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妇运领袖张岫岚、知识女青年樊次煦、陈丽琼、陈养和、薛芳等109人^[7]。1944年11月8日,綦江县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大会召开后,綦江初级中学女生张淑昭、李兆仪、孙常宝、熊明毓、董继英等65人报名从军^[21]。1944年11月11日,重庆江津第九中学到重庆青年团团部申请报名从军女生有汪秉淑、鲜世蓬、李萃仪、徐瑞霞等36人^[22]。

全国各地知识女青年积极响应,她们表示,“有关妇女从军的消息,实在令人雀跃,令人神往”^{[5]58-63}。1944年11月10日,昆明报名从军女生有282人^[23]。1944年11月22日,上海市私立立达学院学生自愿报名参军者有32名^[24]。四川省发动第二期学生从军运动以来,四川知识女青年有五百人报名^[25]。1944年11月23日,四川省知识女青年报名登记有920余人^[26]。而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公布的知识女青年从军配额,东南为未予列入,后将配额定为江西200名,安徽、福建、浙江各100名^[27]。

事实上,报名从军不仅有国内女青年,印、缅华侨女青年也积极报名参加。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呈送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训练计划时曾指出:“远征军营所见者惟是美国英国印度缅甸女战士接待我负伤健儿,甚殷祖国儿女绝见形影在缅北攻克之区留居华侨知识女儿甚多投效之热忱,亦怕不落祖国女儿之后。”为彻底打败法西斯,海内外的女性积极报名从军^[28]。

随着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的开展,1944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通过《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服务队征集管理办法》,规定:“各征集地点征集委员会,对于志愿服务女青年之编组,依其志愿担任工作之性质而分编。”“各征集地点专科以上学校征集委员会将编组之人数,送往该地征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集中地点接收。”“各征集地点征集委员会增设女青年科,可由该地妇女界领导人士协助,视所征集人数之多少,对于住食、卫生、招待、宣慰等事宜,均须先期筹划准备。”“征集管理期间,为鼓舞志愿服务女青年之革命情绪,习惯军中生活,应利用机会,施以必要之精神教育与军事基本训练。”^{[29]1-2}

同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通过《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服务队征集实施办法》,规定:“凡全国知识女青年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须有文件证明)且无子女负累者,均可登记应征。”“全国应征知识女青年二千名,由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等五地区内之征集委员会,及该地专科以上学校征集委员会征集。凡征集地点之征集委员会设女青年科,办理女青年征集事宜。”“各地征集分配数额如下:重庆八百人、成都五百人、昆明三百人、贵阳二百人、西安二百人。”“应征知识女青年,先向各征集地点之征集委员会填具申请登记表,再由征集委员会验明证件,并举行口试及体格检查。”征集时间定自1944年12月15日起,至1945年1月15日止;并以重庆、成都、西安为集中地点,集中日期定于1945年2月1日^{[30]1-2}。

(三)体格检查及知识女青年入营

自知识女青年征集实施办法及管理办法公布,重庆市征集委员会女青年科正式成立^{[5]58-63},负责办理知识女青年登记、招待事宜及体格检查等问题。据《中央日报》统计,到1944年12月4日,中国妇女志愿从军促进会已有1500人登记,包括中华女职学校全体学生^[14]。同年12月11日,知识女青年前往《妇女月刊》社及市党部报名从军者已达1300余人^[31]。知识女青年积极报名从军,热情很高,但国民党中央给予的从军名额有限。后来虽把从军总额提高到2800名,重庆区名额由800名增加到844名。然而据重庆市征集会负责人对记者称:报名已达二千余人^[32]。1945年1月17日,重庆报名者“现已超出两倍以上,市征集会女青年科,拟将女青年报名截止期限提前”^[33]。

鉴于知识女青年从军踊跃,远超规定数额,1944年12月,重庆市拟定了知识女青年体格检查暂行办法,标准如下:1. 体重42公斤,2. 身高145公分,3. 心肺正常者,4. 无暗疾者,5. 无重砂眼者,6. 无痼疾、疝气及精神病者,均可合格^[34]。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女青年科分函各青年,自15日起至该会办理登记手续及检查体格,此后将请陈立夫等政要名流为从军青年做精神讲话^[31]。

1945年1月11日,青年军七大队编入202师入营受训^[35]。1月16日,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举行第一次座谈会^[36]。为方便来渝从军知识女青年,2月15日,重庆市征集委员会已成立知识女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由余琪及王履冰充任,总队下分设两个大队^[37]。2月16日《中央日报》称,知识女青年入营计分两次,第一次于二月下旬集中,预定于3月5日入营;第二次三月份集中,预定于4月15日入营。第一次集中知识女青年工作范围为看护、文化、经济三项,第二次集中为通讯与风纪二项^[38]。3月28日,重庆市征集委员会招待重庆新闻界,前往大坪干训团,参观知识女青年干部训练班及知识女青年训练班,继赴复兴关青年军政治部参观知识女青年政工班,“女青年生活均甚愉快而有纪律,精神焕发”。知识女青年干训班受训者共计33人,训练期为两个星期,3月31日毕业,毕业后将分派到知识女青年训练班或其他部队服务^[39]。

1945 年 4 月 20 日,知识女青年服务总队职员就职暨知识女青年入营宣誓典礼召开,到队官佐罗卓英、贺耀组、陈逸云等 48 人,知识女青年 400 余人^[40]。据《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工作报告》,该会除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 441 人外,其它省份交拨共 343 人,总共入营人数为 784 人,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及招待外省外县从军女青年入营人数统计表

区别	本会	贵州	甘肃	陕西	湖北	昆明	资阳	合计
入营人数	441	89	57	81	50	52	14	784
备考	川东各县除万县送来女青年 54 名外,余因交通梗阻未能如期到达							

资料来源: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职员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案(渝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工作报告)[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4,目录号:1,卷宗号:273。说明:档案中合计数字为 782 人,应是计算错误,前面数字相加实为 784 人^[11]。

根据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的统计,最后选入从军的女青年总数为 784 人,其中由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交拨 441 人,另外来自贵州 89 人,甘肃 57 人,陕西 81 人,湖北 50 人,昆明 52 人,资阳 14 人,总计 784 人。对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交拨 441 人相关信息统计如下:

表 2 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女青年所含各省人数及比例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云南	四川
人数	26	10	31	6	2	14	4	1	231
占比	5.9%	2%	7.2%	1.4%	0.5%	3.9%	1%	0.2%	52.38%
省份	湖南	湖北	山东	河南	河北	辽宁	吉林	山西	
人数	38	57	2	8	7	2	1	1	
占比	8.7%	12.8. %	0.5%	1.8%	1.6%	0.5%	0.2%	0.2%	

表 3 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女青年年龄范围及数据统计

年龄	18—22	23—27	28—32	33—35
人数	350	73	5	3
占比	79.37%	16.55%	3.4%	0.68%

表 4 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女青年学历及职业数据统计

学历/专业						职 业							
中学	职校	专科	大学	军校	师范	学生	公教	工	农	军	医	政	
262	60	10	38	6	65	348	76	2	1	6	7	1	
59.4%	14%	2%	8.6%	1.4%	14.6%	79%	17.2%	0.4%	0.2%	1.4%	1.6%	0.2%	

表 5 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女青年党团籍及志愿统计

党团籍						志愿						
党员	团员	非党团员	通讯	文化	救护	经济						
26	37	378	150	157	62	72						
5.8%	8.4%	85.71%	34.01%	35.61%	14.06%	16.32%						

资料来源: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职员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案(附渝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工作报告)[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4,目录号:1,卷宗号:273。

据表2—5的统计,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交拨的441名知识女青年中,从籍贯来看,四川知识女青年231人,占总人数的52.38%;湖北57人,占总人数的12.93%;湖南38人,占总人数的8.62%;安徽31人,占总人数的7.03%;江苏26人,占总人数的5.9%;广东14人,占总人数的3.17%。

从年龄上来看,18—22岁的女性有350人,占总人数的79.37%,多为年青女性。从学历专业来看,被选参加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的,有来自中学生、职校生、专科生、大学生、军校生和师范生等背景,其中中学学历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9.4%,其次是职校学历,占总人数的14%。从职业来看,被选从军的知识女青年以学生为主,共348人,占知识女青年从军总人数79%,公教人员76人,占17.2%。可见,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女青年,她们是中学学历以上的知识女性,年龄以18—22岁为主。

她们也并非全是党员,非国民党党员和团员的378人,占总人数的85.71%,党员仅26人,团员仅37人,可见是否为党员或团员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关键是知识女性这个身份更为重要。被筛选的女青年选择的服务领域有通讯、文化、救护、经济等项,其中通讯150人,占34.01%;文化157人,占35.61%;救护62人,占14.06%;经济72人,占16.32%。

知识女青年军服务总队入营后,将分为文化、经济、通讯、救护等四组训练,一般训练为期三周,特殊训练如救护则需时四月,救护训练工作将在歌乐山进行。该队知识女青年受训期满后,即分遣至各师服务,每师将配备知识女青年服务队,专担任通讯、救护、文化、宣传等工作^[41]。知识女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对于政工、电讯等专业技术有较强的接受能力,有助于改良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1945年2月,第一批无线电女青年完成政工训练,派到青年军中担任政治工作。与同时参加训练的男青年相比,知识女青年“不但可以并驾齐驱,有时甚至超过了他们”^[42]。知识女青年以爱国的热忱,努力训练到前线或与男战士并肩作战,或为前线的男战士服务,无疑能激励前线战士作战的勇气和决心。

抗战结束后,从军女青年纷纷退伍^[43]。1946年2月15日,据《立报》称,从军女青年全部退役^[44]。而根据《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及学生服役办法》,“退役之女青年将乘车船得优先赠票(优先赠票证由军政部发之)”“退役女青年事宜统限设本年十二月底前就各驻地办理交涉”,然而“退役女青年及其家属凡政府得奖一切优待权利自退役之日起即予废止”^[45]。1946年5月,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各学校准予志愿从军女青年复学,“原系公费生,免费生,或颁有奖学金者,一律恢复,并特许参加升级考”^[46]。

二、知识女青年从军热情及原因探析

抗战后期,知识女青年从军“消息发出后,真是惊涛骇浪,于是各地女青年均鼓舞起来,争先报名,使平日颇为安静的《妇女月刊》社门前突然热闹起来,挤的水泄不通,报名信如雪片飞来,新闻记者也络绎不绝的来探讨,形成女青年从军报国的狂潮”^{[5]58-63}。抗战后期,掀起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热潮,其原因如下:

(一) 国家总动员需要知识女青年参与

全面抗战爆发后,需要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战时国家总动员的背景下,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应运而生。早在1937年,即有人提倡:“好男要当兵,好女要从军”,呼吁:“全国的妇女界同胞啊,我们来脱去旗袍,穿上戎装,走出闺房,跑上战场……发动一次妇女从军运动!”^{[47]14}1937年11月25日,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举行从军运动市民大会,鼓励人民踊跃从军,并向妇女劝导从军^{[48]247}。

抗战后期,战事吃紧,国家危难之际,知识青年从军形势紧迫。吕云章指出:“要认识国家的环境与

军事政治经济的情形,我们抗战快八年,大家很乐观,以为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可是胜利越近,艰难越多。非要大家齐心抗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虽然我们军队的量还多,但是质的方面很差”^{[16]29-36}。《新华日报》社论也指出,“我国作战部队必须急切地在品质上提高”,知识青年“富于爱国热忱,最是生气勃勃”“从军不失为提高军队品质和作战力量的方法之一”^[49]。而“我们过去不曾动员女子”“但我们现在正面对困兽犹斗的倭寇作战,一切的人力与金钱都应该集中适用于前线”^[50]。更有论者指出:“没有女青年参加革命运动,永远不会成功。”“不管她们从今以后是不是拿了枪支直接参加战斗,或者是做各种的战时服务,一句话,她们终究是为和平正义的战争而服务了,与男性的青年们一样,她们一样的是国民革命军和反侵略战争中的一个具有战斗性的革命军人,有她们参加才是抗战胜利的象征,才是反侵略胜利的象征”^{[51]2}。战时国家总动员需要动员妇女的力量,服务抗战。

(二) 知识女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妇女界认为,妇女从军是女国民的责任和义务。1944年10月,《中央日报》社论指出:“现在抗战到了最后阶段,知识分子应该当仁不让,把抗敌的重任负荷起来,献身报国。”^[52]1944年11月,《中央日报》社论称:“女子也是国民一份子,男的国民既为保卫国家民族而战,女的国民就也有为战士而服务的义务。”^[50]侨胞妇女主动请缨从军,表示:“日人岂非曾杀妇女乎?吾人愿起而复仇,谁谓女子不能作战,在吾国历史,女子参战者,大有其人。”^[53]李曼瑰指出,“抗战到了最后阶段,知识女青年应报名参军入伍”“须知国家兴亡,匹妇有责”“只要不是丧心病狂之辈,谁不愿意献其所能,甚至生命,为国牺牲?”^[52]

张岫岚认为:“天下兴亡男女有责,在抗战时期,必须有女青年参加军中服务。同时在抗战胜利以后建设新中国也必须有女青年参加。……我们女青年不仅要踊跃从军,并且要求数额的增加……同时我们要有牺牲的精神,有很好的成绩表现,那么工作才有意义。”^{[16]29-36}曾卫传认为,“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直接尽其守土的责任”,作为知识女青年,她表示:“我不能不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她看来,从军是扩展生活的范围,是参加革命事业的开始^{[54]24}。胡木兰指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凡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从军是希望完成民主政治者不应规避的义务。”吴秀瑛指出:“我们女子是国家的一分子,在权利上请与男子同受教育,同有社会政治地位的权利,在义务上,也当负有当兵纳税守法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我们女子从军是本能的。”^{[55]52-55}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庄静也指出:“我们都是国民,国家存亡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发挥青年的意志舍命的精神,参加到军队里去尽一份匹夫的责任。”^{[16]29-36}程维巧认为妇女应该承担起为国效劳服役的义务,“女子与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亦渐不少,既然享受同样的权力,自然也应当尽同样的义务,因此为国效劳服役的重任,不特每一个青年男子应当肩负起来,就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女子也是责无旁贷的”^[56]。在知识女青年看来,妇女从军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妇女从军是社会提供给妇女报国的机会。

(三) 知识女青年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意识

知识女青年受时代感召,积极参加从军运动。她们以满腔爱国热情,克服重重阻碍,自愿从军报国。刘善承凭藉“不大生病的身体和一颗热诚而爱好党政工作的心情决定去担任随军服务的工作来”“为了祖国为了同胞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我应该去投军!”^{[57]1-4}平毅指出:“近来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不分性别男女兼收,虽然在数量上知识女青年不如男子需要那样多,但是我们总算有了投效之机会,得能实际表现我们女同胞爱国国家,爱民族的热心与诚意。……我这次投军就不是出于风头主义,更不是好大喜功,俗话说国破家何在?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是不容我们苟且偷生,更不容我们逃避责任,这是我们的时代,是我们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的好机会,我们不能轻轻的放过。”^{[55]52-55}

知识女青年有着深厚的民族大义和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1944年12月6日,曾任江西南昌妇孺医院、福建南平医院副院长的余合璧率领子女从军,她表示:“为国家民族致力献身才是最荣耀,最体面的

……我只求此身此力对国家有用,便满足了。”^{[58]13-14}余合璧还说:“为着要对得起我们国家,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对得起我们抗战殉难的军民,为着要维持世界人类永久的和平,为着要拯救陷区的同胞,为着要求我们国家万世的生存,我是决定去从军,并且全家去从军。”^{[59]19}

知识女青年陈辰欧毅然报名从军,并以诗言志:“乡愁国恨厌胸限,不灭胡儿誓不回。愿否来朝烽火靖,凯旋歌里凯风吹。”^{[55]52-55}黄淑慎表示:“我是国家的一分子,国家需要我。”^{[60]19}邓德成毅然从军,她说:“从军是激烈的前进的为国家尽大孝的明确表示,也是诚实的英勇地为民族尽全忠的坚强行为……时代已赶到了最尖锐的顶点上,我们还不运用我们健全的身体,还不贡献我们整个的精神,还不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牺牲,那么更待何时呢?”^{[61]25}女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表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即使面对家人的质疑和阻碍,知识女青年仍坚定从军入伍,为国家、民族奉献的信念和决心。比如翁亮娇面对父亲的忠告和质疑,她表示:“我已经仔细的想过了,我能过艰苦的生活,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参加从军,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的体格或许差一点,但是我有一颗热诚的心,坚决的意志,我想我能够资格,我要去。”^{[62]21-22}吕云章的女儿也非常坚决:“现在是我们报国的时候,且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如果这次不从军,我便没有杀敌的机会了,我一定要去。”^{[5]58-63}可见,有不少女青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四) 从军为知识女青年提供新的可能

知识女青年意识到从军运动也可能为妇女带来一些新的机遇和可能性。魏壁指出:“一提倡,人民便蜂拥而至,不独是青年,也有中年以上的志士,不独是志士,也有英勇的女参政员,每日报名者大有其人,由是知道中国妇女将于战场上也有效劳国家的机会了。”^{[63]24-25}陈逸云指出:“妇女志愿从军运动是妇女参加军中服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为何不好好的把握?……挺身投军,毅然坚持捍卫国家的责任。”^{[64]67-68}过去女子并没有从军的机会,但是此次国民政府给予知识女青年一定的从军名额,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机会,使得知识女青年能够更好地表现自己,在未来从事工作时,能有更多机会与选择,提供新的可能。

从军为知识女青年争取妇女权利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程维巧指出:“我们要享受国民的种种权利,当然也得尽种种义务,上来就有人以女子没有服兵役为借口而反对女子参政,所以我们要想做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公民,服兵役的义务,我们也当极力争取的。”^[56]这有利于争取女子参政权。黄淑慎认为:“我以为妇女正受着双重压迫,这次抗战就是我们最好的翻身机会了。”^{[60]19}她们希望通过参军,展现女子的能力,在抗战胜利后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机会。

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在当时的话语叙述中,不仅是出于民族国家解放的需要,也是妇女自身解放的需要,书写着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双重变奏。正如曾琴心说:“最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各地知识女青年奋起响应了不少,这是我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仅是民族抗战必胜的征兆,当然这也是妇女解放运动展开的征兆。”^{[65]25-26}抗战时期,“妇女回家”的论调一再高涨,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不失为女性提供一种新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选择。

三、关于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的争议

(一) 知识女青年是否具有从军的能力

此次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对于妇女是否应该从军及妇女从军的标准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议,争议主要围绕着知识女青年是否应该上前线,知识女青年是否具有从军能力以及知识女青年从军的标准等问题展开。“好些人反对女子服兵役,他们所持的理由约有三点:第一,女子体质较弱,不适合于

战阵戎马之事。第二,军队是动的,一切设备都极简单,不适合于女子的生活。第三,军旅之事,一向都是男子参加,女子一旦也走入军队里边去,不特有坏军纪,并且还有伤风化”^[56]。反对者认为:“女子的身体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呢?究竟是一个疑问,他们一面担心女同胞受着无谓的牺牲,同时又怕行动受着牵累,减低了敏捷的程度,便委婉的拒绝了。”^{[66]4}

面对“女子体质较弱,不适合于战争戎马之事”的声音,程维巧认为:“现代的妇女在知识与身体方面都可以说得到很大的解放”,“加之以医学昌明,女子的体力,虽因生理不同的原故,有些地方较弱于男子,但现在已有不少得着医学上的补救。”^{[67]22-25}“女子之中亦有不少是身体强健远胜男子的。在都市的运动场上有不少矫健的女英雄,而在乡村里更有不少躬耕畎亩女壮丁,农村里没有知识的女子可以克服体质上的弱点,躬耕畎亩以增加后方的生产”。都市中的知识女青年更应该响应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与男子并肩作战争取国家的胜利^[56]。

李曼瑰认为,“国内许多知识女青年其能力环境都许可她们从军”,妇女有才能,也有爱国的热忱,应当鼓动她们从军,直接参加战时工作。她呼吁社会减少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她相信留在后方的妇女能够承担起后方的责任^[52]。吕云章指出,知识青年的身体素质是可以在从军中锻炼出来的,她说:“健康是锻炼出来的,如果经常的训练,身体自然会好起来,我们现在不一定要开到前方去,但是我们把身体训练好了,可以做后备兵。”她认为妇女从事军中服务还不够,认为女子应该受军事训练^{[16]29-36}。

针对军队一切设备极简,不适合女子生活的说法,程维巧认为:“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我相信我们一百多位女同志也可以和男同志一样的生活,因此设备这一点,实在不足以成为女子不能从军的理由。”^[56]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即便对于妇女的特殊设备需求暂时没办法满足,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妇女从军的权利,因为这对于妇女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机会和选择的权利。

针对妇女从军可能引起所谓“伤风化”的问题,程维巧指出:“我们现在要组织的新军都是受过20世纪新思潮洗浴过的新青年。他们对于男女的观念都有新的认识,后方既能男女同事,那何独在前方的战场上男女不能共同工作,争取国家的胜利呢?报国是无分男女的。”^[56]程维巧驳斥了社会上对男女共事的误会,认为正常的男女社交不能人为地设置性别界线,从军亦然。事实上,从主张正义,为民族国家的发展而言,现代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可以选择离开家庭,走向社会,也表现她们勇敢、坚强的一面。现代战争多运用枪、炮、飞机等现代化的战争工具,只要身体强健,且能习得运用战争工具的技能,知识女性也完全可以走上战场。

妇女界对知识女青年提出较高的要求,比如:第一,我们要估计自己的体力,不必勉强。第二,我们过军人生活,切不可有女子习气。第三,妇女从军绝不是一时出风头的事情,我们应该站得住,受得起,不应有一些过不顺就灰心,就退伍^[68]。事实上,由于“抗战建国改良社会的新女性的使命”,知识女青年从军后展现出她们的韧性和艰辛,“为了应付目前战事环境,整日的没有吃到东西,工作时,我忘记了肚饿,一刻前,一刻后的寻找民众帮助担架。”“脚底无数的小泡,使我很难支持,越是脚痛,精神越是饱满,越是有劲儿,奔前奔后。”^{[69]15}出于从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便艰苦也感觉愉悦和精神饱满。

(二) 知识女青年从军标准与服务范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办法》后,“若干女青年认为工作范围太狭小”,名额太少,未免有不平之鸣^{[5]58-63}。知识男青年经体格检查后,“合格男青年欢欣鼓舞整装待命”,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却出现“暂缓征召之命”^{[70]2}。“关于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起初中央只规定2000名额,办法另定,而迟迟未见其公布,真苦煞了一般情绪热烈的女青年,其实她们大有报国有心,请缨无路之慨”^{[5]58-63}。

围绕知识青年从军名额,妇女界也展开了讨论。胡木兰希望增加妇女从军名额,认为知识女青年从军名额 1000 人远远不够,应该进一步动员大后方的妇女^{[16]29-36}。她的依据是,假定“前方每 30 个战士需要两个女子做救护、伤兵、缝纫、通信及其他女子所优为的工作,则前方战斗兵的数字倘若为三十万,便应有女子服务队两万人,前方战斗兵的数字倘若为 300 万,便应有女子服务队 20 万人”^[50]。

关于工作范围,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同仁认为:“工作范围一项,仍有扩大之必要,拟请仍将军需、情报、卫生工作列入,以妇女秉性细密,宜于担任此类工作也。至于缝纫工作以普通妇女均可担任,似可不必列入关于资格一项。”^[71]中华大学代表吴报欣希望:“妇女共鸣社向政府建议,将知识青年安排在最有效的工作岗位上。”程亚岚主张:“除了报纸上公布的几项以外,工作范围应当扩大到交通、电讯等工作岗位。”^{[16]29-36}《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凡是男子可以做到的事,女子纵使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能做到 80%。……固不妨以救护、缝纫、通信、运输、代写书信、联络战地军民、普通政治工作尽入其中。”^[50]知识女青年表示:“科学发达,分工细密,许多事我们女青年是可以做的,……希望政府不要把女青年的能力估计得太低了,有些社会观念,实在需要纠正。”^{[5]58-63}

针对知识女青年 18-35 岁且无子女之累的从军标准,有人认为:“这会使多少热血沸腾的妇女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而有向隅之叹。”比如何应钦的女儿年仅 16 岁,“年龄不符,不可报名”“还有逾龄的赵老太太、周老太太等,她们都是年龄不符的,对从军将是有心无力”^{[5]58-63}。《中央日报》社论建议:“女子服务队的年龄定为 20 岁到 35 岁。”^[50]程亚岚认为:“关于服务年限,应该把最高年龄加到 45 岁。”^{[16]29-36}对于知识女青年的诸多限制,评论者指出:“与其对年龄和身高等方面进行限制,不如增加对从军妇女在个人意志和体格素质方面做要求,进行筛选的时候不应该过于刻板。”^{[72]15-18}

对于学历和条件,陪都各妇女团体召开知识女青年从军联席会议时却认为:“初中女生血气未定,认识不均,稍一不慎,易生事端,拟请明确定为高中毕业,藉以提高素质。”^[71]傅伯群认为:“教育程度不必限定,训练的时候应该根据个人兴趣和程度工作。”^{[16]29-36}《中央日报》社论也认为:“女子服务队的知识程度,可不必加以严格限制,除了必须较高知识程度方能应付裕如的工作之外,其余则只须有小学毕业程度便能胜任。”^[50]经体格检查被筛选下来的知识女青年或有表示:“她们都说我不行,真太气人了,难道我不能拿热诚来替危急的国家做点事情吗?虽然我不能拿枪上战场,但是我可以做救护工作,可以做缝纫工作,也可以给战士们写信,我尽我的力量总可以得到一点效果吧。”^{[73]20}

至于知识女青年的特殊待遇问题,《中央日报》社论指出:“战争时期女子在服务中,不会比作战艰苦,其生活的享受须与前线战士相同,其享受亦不能特丰。”^[74]程亚岚提倡:“精神待遇和物质待遇并重,且精神的待遇重于物质的待遇。”^{[16]29-36}关于从军公务员家属问题,吕云章认为:“除了保留从军公务员的原薪以外,也应负责眷属的生活。”^{[16]29-36}关于知识女青年从军标准与服务范围的讨论,更加突显了战时女性参加从军运动和支援抗战的热情。围绕妇女从军标准和服务范围的讨论,有力地宣传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基本主张,推动了妇女界的团结与女性启蒙运动。

四、战时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的评价

早在抗战初期,妇女从军运动多以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形式开展,妇女参与战地服务团比较踊跃,“她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看护伤兵,抢救难童,做军民联系的工作”,各省成立战地妇女服务团者,有湖北、宁夏、绥远、西康、河南、陕西、安徽等七省^{[10]44}。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相对于妇女战地服务团而言,在组织纪律、制度规范方面较有保障。战地妇女不能说毫无成绩,“可是这些组织不够坚强,往往因人而散。只是个人的志愿,而不能成为一种军制”^{[72]15-18}。相比之下,妇女从军运动有系统的组织和纪律,其服务规模、成效及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更为显著。

（一）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的时代意义

抗战后期,日本发起疯狂攻势,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在当时有助于:第一,提高军队素质,纠正社会风气;第二,挽救国家危亡,加速最后胜利。知识女青年“有明晰的国家观念,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有科学的学识基础,有满腔沸腾的热血,有年富力壮的体魄与精神,所以唯有大批知识青年去从军,才能练成新战士,才能编成新军队,才能击败敌寇,完成任务”^{[75]9-10}。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庄静也指出:“我们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有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改良军队的素质。”“知识青年从军以后可以鼓励士气加强战斗力量,因为知识青年对国家社会的了解,以及政治常识,军事常识和各方面的学识都比较丰富。其次,新式武器的使用,普通士兵因为知识低下,要加倍的力量学习,知识青年从军以后,他可以很快地运用军事武器,缩短了学习的时间。”^{[16]29-36}知识女青年从军作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一部分,响应国家总动员的需要,积极参与前线救护、缝纫、通信、运输、代写书信、联络战地军民等各项工作,反映了抗战后期中国全体人民总动员的需要,以及同仇敌忾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杀敌报国,匹妇有责”。这场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政府发起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知识女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认识更为深刻,她们出于爱国的热忱,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军,从戎赴难。国难当头,她们可以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认识,为整个民族御辱抗战作出贡献。国民政府此前对于妇女从军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战时妇女从军运动,推动了一系列女子从军的法律、政策和相关条例的制定,从而在法律政策上规定保障了妇女从军的权利和义务,推动了中国妇女从军的实践活动。

知识女青年有着参军参政的积极诉求,当时的知识女青年学生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和樊篱,对于妇女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觉悟。知识女青年从军对她们来说,不仅是作为女国民的义务,也是很可贵的报国机会和难得的职业机会。她们反对社会上对妇女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珍惜服务的机会,毅然从军。在抗战时期大量“妇女回家”的回音下,国民政府倡导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是对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视与肯定,提升了妇女抗战救国的热情。知识女青年更加珍惜并认真对待这个机会,在从军运动中将妇女推向更广大的政治历史舞台。

抗战后期的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宣传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观念,进一步促进妇女界的觉醒,有助于更新社会对男女性别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妇女解放的实现。正如人们所说,妇女从军是妇女解放的先声^[76]。事实上,知识女青年从军,也引起社会对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的重视,推动了家庭社会变革和儿童公育,扩大了妇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比如中央文化驿站代表段吉亭表示:“希望在重庆办一个完善的托儿所,那么她的父母就可以很安心的到前方服务。”^{[16]29-36}妇女从军运动鼓励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它瓦解着封建礼教制度,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就绝不能轻视了广大妇女的力量,要建立真正民主的生活,而仍旧想用厨房和卧室来限制妇女,用三从四德来束缚妇女那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恶”^[77]。妇女从军运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为妇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领域和空间。

（二）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的不足之处

当然,与英美等国家妇女从军参战相比,抗战时期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规模较小。二战时期,英美等国家有大量的妇女参军从事军中服务工作。据统计,美国女青年军总数超过二十万人,海军服务队八万两千名。在海军陆战队内服务者,一万九千名^{[78]34-36}。罗斯福夫人说:“在此次战争中,我们的妇女无论在前方或后方都尽了她们最大的力量。”^{[72]15-18}在法国,连发明镭的玛丽·居里(Marie Curie)都曾撇开了她的科学经验,走上前线驾驶救护车,成为戴高乐将军的战斗法国妇女兵团里的一个团员——法兰西妇女志愿兵^{[79]52-53}。陈逸云表示:“若和欧美妇女比较,亦觉得相形见绌。她们在这大战中都能担当国家战斗工作,有伟大的贡献,我们岂能甘心落后,只要政府训练我们工作技能,我们还不是一样的能成

为战斗员,能担起战争的重要任务吗?”^{[80]67-68}相比而言,中国妇女从军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数上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端于国民政府全面动员的需要,妇女即便从军也没有突破男女两性权力结构。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讲,妇女是战争动员的一部分,国家政权接续了妇女解放的思潮,得以动员女性上战场,并给予一些实际的平台和机会。“在一个国家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动员时,女性的参战被强有力地向前推进了。战争中,几乎所有男性都必须冲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以来的性别分工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81]154}。“战争促进了女性解放。战争是男性所有活动中最为神圣的行为,而女性进入了男性气概的最后一片圣地(sanctuary)”^{[81]153}。走向战场的知识女青年努力体现着男性气概。

战争的残酷性决定了在这一特殊时期女性所从事的主要是救护、政工、通讯、缝纫及文书等辅助性工作,而很难突破男女两性的权力结构。正如知识女青年吴秀瑛说道:“我曾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抛弃了原有的工作去参加战地服务……然而结果我却失望了,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失望。”^{[55]52-55} 妇女参加战地服务实际上并没有走向真正的战争一线,知识女青年从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体验到前线战事的激烈与残酷的。

战争时期的妇女仍然是以战时男人“支持者”的角色出现,“她们身为战士常常被看作是妇女牺牲的象征,以此来激励男子参加军事斗争”“在秩序得以恢复之后,她们会立即重新扮演她们正常的角色”。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妇女政治领导人的参与并没有对男性统治下对于中国妇女在国难时期应起作用的根深蒂固的概念提出挑战”^{[82]220-225}。抗战后期的妇女从军运动以及所引起的关于妇女从军的讨论,宣传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基本观念,有助于社会风尚的改变,并逐步影响着民众的性别观念。然而,从军妇女以及妇女从军运动本身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触动男性主体的权力结构。男权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对于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的挑战往往被民族国家的战时话语所淹没。女战士与战地服务妇女一样,在战时她们积极参与军事冲突,在秩序恢复之后,被社会期待着立即重新扮演她们此前的社会角色。

[参 考 文 献]

- [1] 周锦涛. 抗战后期知识女性青年从军运动述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 [2] 蒋介石. 告知识青年从军书[J],四川知识青年从军专刊,1944(1).
- [3] 女青年服务队指导会订定征集办法[N],中央日报,1944-11-24(3).
- [4] 知识青年从军各项办法辑要[J]. 妇女共鸣,1944(6).
- [5] 杨俊. 女青年从军热[J],妇女月刊,1944(2).
- [6] 女青年纷纷从军[N],中央日报,1944-10-23(3).
- [7] 妇女界奋起,拟征求十万女青年[N]. 中央日报,1944-10-26(3).
- [8] 指导会正式决定登记入伍办法[N]. 中央日报,1944-10-30(3).
- [9] 妇运纪要[J]. 福建妇女,1944(1-2).
- [10] 妇女动态[J]. 妇女月刊,1944(2).
- [11] 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职员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案(附渝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工作报告)[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档案. 全宗号:34,目录号:1,卷宗号:273.
- [12] 本市各登记处报名踊跃[N]. 中央日报. 1944-12-02(3).
- [13] 陪都各界妇女商讨女青年从军问题[N]. 中央日报,1944-12-03(3).
- [14] 中国妇女促进会将发动十万女青年[N]. 中央日报,1944-12-04(3).
- [15] 妇女界成立妇女志愿从军促进会[N]. 大公报 1944-12-04(3).

- [16]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座谈会记录[J]. 妇女共鸣,1944(6).
- [17] 女青年从军后天有两个座谈会[N]. 中央日报,1944-10-27(3).
- [18] 政校佳话[N]. 中央日报,1944-11-05(5).
- [19] 女青年军中服务征集办法要点[N],中央日报,1944-10-25(2).
- [20] 赣陕甘湘等省一片从军高潮[N]. 中央日报,1944-10-26(3).
- [21] 綦江学生半数以上从军[N]. 中央日报,1944-11-10(3).
- [22] 九中女生三十六人来渝从军[N]. 中央日报,1944-11-12(3).
- [23] 昆明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军[N]. 中央日报,1944-11-15(2)
- [24] 立达女生踊跃从军[N]. 中央日报,1944-11-29(4).
- [25] 争取最后胜利,从军普遍而深入[N]. 中央日报,1944-09-14(3).
- [26] 川省青年奋起报国,四千人报名投效[N]. 中央日报,1944-11-25(3).
- [27] 东南区女青年从军指委会配定五百名[N]. 前线日报,1945-01-03(4).
- [28]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呈送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训练计划文书[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81,卷宗号:21。
- [29] 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服务队征集管理办法[N]. 法令周报,1944(23).
- [30] 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服务队征集实施办法[N]. 法令周报,1944(23).
- [31] 渝女青年千余请缨加各答宣传从军[N]. 中央日报,1944-12-12(3).
- [32] 集中从军青年,本市将编四大队,第二队已成立[N]. 中央日报,1944-12-17(3).
- [33] 本市超出配额两倍,女青年从军踊跃[N]. 中央日报,1945-1-17(3)
- [34] 本市及川东各县从军青年[N]. 中央日报,1944-12-05(3).
- [35] 训练总监部缜密规划编练从军女青年[N]. 前线日报,1945-01-11(4).
- [36] 编练总监部检讨青年军入营工作[N]. 中央日报,1945-01-18(3).
- [37] 从军女青年成立一总队[N]. 中央日报,1945-02-20(3).
- [38] 本市从军女青年定廿五日起集中[N]. 中央日报,1945-02-16(3).
- [39] 女青年军受训情形,干训班后日即可结业[N]. 中央日报,1945-03-29(3).
- [40] 从军女青年宣誓入营,蒋委员长颁训词勉励[N]. 中央日报,1945-04-21(3).
- [41] 从军女青年入营,昨日举行宣誓典礼[N]. 大公报,1945-04-21(3).
- [42] 林而典. 向她们致敬,欢迎电讯同志毕业归来[N]. 中央日报,1945-05-03(6).
- [43] 男女青年军将分别退伍[N]. 立报,1945-11-12(2).
- [44] 从军女青年全部退役,将组联谊会[N]. 立报,1946-02-15(2).
- [45]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及学生服役办法[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5,案卷号:14782.
- [46] 志愿从军女青年,教部颁优待办法[N]. 民国日报,1946-04-29(2).
- [47] 嘉宾女士. 发动妇女从军运动[J]. 兵役月刊,1937(1).
- [48] 南昌举行从军运动市民大会,省妇女生活改进会扩大劝导从军[J]. 中央通讯社稿,1937(11).
- [49] 知识青年从军问题[N]. 新华日报,1944-10-23(2).
- [50] 女青年从军服务问题[N]. 中央日报,1944-11-03(2).
- [51] 重毅. 短论:歌女青年从军[J]. 福建青年,1945(4).
- [52] 李曼瑰. 知识青年上前线[N]. 中央日报,1944-10-22(6).
- [53] 谁谓女子不能作战? 星岛侨胞妇女请缨[N]. 前线日报,1942-01-25(2).
- [54] 曾卫传. 一个从军者的自述[J]. 妇女新运,1944(9).
- [55] 我为什么要从军[J]. 妇女共鸣,1944(6).
- [56] 程维巧. 谈女子服役问题[N]. 中央日报,1944-11-05(6).
- [57] 刘善承. 从军三部曲[J]. 妇女共鸣,1944(6).

- [58] 丁群. 知识青年从军特辑[J]. 福建妇女, 1944(1-2).
- [59] 余合璧. 从军女青年文选: 我为什么要从军[J]. 福建妇女, 1944(1-2).
- [60] 黄淑慎. 从军女青年文选: 我去从军的三点理由[J]. 福建妇女, 1944(1-2).
- [61] 邓德成. 我于是要从军[J]. 妇女新运, 1944(9).
- [62] 翁亮娇. 从军女青年文选: 签名之前[J]. 福建妇女, 1944(1-2).
- [63] 魏壁. 从妇女从军想到中国妇女的地位[J]. 妇女共鸣, 1944(6).
- [64] 陈逸云. 复志愿从军的女青年书[J]. 妇女共鸣, 1944(1).
- [65] 曾琴心. 智识女青年从军的意义[J]. 英大医学通讯, 1944 创刊号.
- [66] 沈兹九等著. 战时小丛刊: 抗战中的女战士[M]. 重庆: 战时出版社, 1938.
- [67] 程维巧. 从历史上与英雄故事说到女子服兵役问题[J]. 妇女新运, 1944(1).
- [68] 徐若萍. 妇女从军谈[N]. 前线日报, 1945-02-03(6).
- [69] 阿黑. 从军杂记[J]. 上海妇女(上海 1938), 1940(2).
- [70] 英. 短评: 勉志愿从军女青年[J]. 福建妇女, 1944(1-2).
- [71] 陪都各妇女团体推进知识女青年从军运动联席会议[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 781, 卷宗号: 75.
- [72] 汤一雯. 从美国妇女从军说到我国女青年知识分子从军[J] 学生杂志, 1945(3).
- [73] 许静萍. 军女青年文选: 记一个中华的女儿[J]. 福建妇女, 1944(1-2).
- [74] 青年从军服务问题[N]. 中央日报, 1944-11-03(2).
- [75] 陈中英. 知识青年从军特辑[J]. 福建妇女, 1944(1-2).
- [76] 巾帼英雄本省木兰, 女青年军今上征途[N]. 南方日报, 1945-05-12(4).
- [77] 为妇女的民主权利而努力[N]. 新华日报, 1944-03-08(2).
- [78] 李家斌. 美国女青年军做些什么[J]. 福建青年, 1945(4).
- [79] Avery M, 闻达. 新闻线上: 居礼女士号召妇女从军[J]. 半月文萃, 1944(3).
- [80] 逸云. 读者信箱: 复志愿从军的女青年书[J]. 妇女共鸣, 1944(6).
- [81] 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 邹韵, 薛梅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82] 李木兰. 战争对现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危机女性”的问题[G]//王政, 陈雁主编.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Campaign of Educated Young Women Joining the Ar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ong Qinghong Cao Fe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autumn of 1944,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unched a campaign for educated young women to enlist in the army. It was said that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ducated young women to kill the enemy and serve the country. They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arriers and fetters, actively joined the army. The campaign of educated young women joining the army had a broad social impact. It had aroused a heated discussion among all circles of the society about whether the educated young women had the ability to join the army, the criteria of joining the army and their service scope. The campaign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women's military service and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t provided a new stage and opportunity for women to join the army in politics and social professions. It was also changing

(下转第 102 页)